

伊万诺夫

湖南美术出版社 ● МАСТЕРСКА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РУССКИХ ХУДОЖНИКОВ ● 当代俄罗斯画家作坊

J234
L658:2

伊万诺夫



当代俄罗斯画家作坊
中国湖南美术出版社

湘美

当代俄罗斯画家作坊

丛书策划 萧沛苍

李路明

丛书主编 刘勉怡

整体设计 刘勉怡

伊万诺夫

责任编辑 刘勉怡

黄 噢

责任校对 彭 英

作品翻拍 王春林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人民中路 103 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制 版: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0mm 1/8

印 张: 14

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ISBN7 - 5356 - 1080-3/J · 1001 定价: 128.00 元

编辑室手记 · 代丛书前言

那片生长着列维坦的白桦和希什金的松树的土地，离我们亦远亦近。本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我们与之有两次相遇。两次相遇的中间，有着一个长长的休止。

第一次的相遇，双方保持着一种友好热情的偏正关系。这一种热情，在我们这里，还带有几分虔诚。单就美术方面，我们的许多优秀人材负笈涅瓦河畔，秉承着波罗的海的阳光；马克西莫夫跨越千山来到京城，给我们的调色板带来了西伯利亚松节油的气息。我们在美术教学、创作上，从学校建制、教学体系、创作主题和题材、创作样式和风格，对苏联同行给予了最大的认同。并且，借此生发了对俄罗斯美术的关注，特别是对俄罗斯巡回画派的关注。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希什金在自己作品中所表达的人文情怀的魅力，是中国画家心目中一道“永恒的风景”。

60年代一来临，话语中心的意识形态分歧给这一次相遇画了一个匆匆的句号。

匆匆的句号，转换成长达30年的休止符号。30年间，只有零星点点的鸡鸣之声相闻。等到第二次相遇时，世界沧桑，相互都得刮目相看了。与第一次相遇比较，第二次相遇是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时刻，始于“民间”，始于“边贸”。先有“俄罗斯姑娘到哈尔滨”，再有“俄罗斯美术百年巡礼展”来北京。没有了“偏正关系”，双方显得更自如、平和而亲近。第二次相遇还有一个不同点，那就是我们的视角向度变了。第一次相遇时，我们是通过苏联的艺术资讯了解了一些西方（主要是欧洲）的艺术传统。第二次相遇，是在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大量获得西方艺术的资讯以后，再把目光移向俄罗斯。后一种文化观望的目光，会更为自觉，更为内在，更为理性，更为自省，相信会更有收获。艺术，人类生命的恻隐之光，断然不会隔离渴望诗意地生存在地球上的人们。

机遇降临在我们编辑奔波的旅途上时，市场的书架上已陈列多种关于俄罗斯美术的画册，它来得似乎晚了一点。但这样也好，使得我们放弃固有的现成的思路，另辟蹊径，去丰富自己的识见，考验自己的决断能力，磨砺自己在异质文化中的生存意志。敲开一间间画室那有世纪感的松木大门，面对一间间画室里数量惊人的画作，那种丰富的实在，消解了抽象的对机遇的抱怨。俄罗斯艺术家在年轻的时候，大都经历过学院严格的专业训练，一旦找到个性化的创作语言，则反复锤炼，很少游离开去，经历着“朝圣”般的执著追求。这份执著，使人想到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19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所说的俄罗斯所特有的弥赛亚意识。这种精神崇拜因素源于正义感、同情心和自尊心。他们追求在一切有限的东西中，去揭示终极的道理，去启示一种对于

祖国、民族、土地的高尚的献身情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精神崇拜因素最为强烈的一个俄罗斯作家。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佐西马长老说的一席话，似乎可以作为俄罗斯画家作品的注脚。这一席话是：“……你们应该爱上帝创造的一切东西，它的整体和其中的每一粒沙子。爱每片树叶、每道上帝的光。爱动物，爱植物，爱一切的事物。”“一面吻着大地，一面无休止地爱，爱一切人，一切物，求得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如果不是有着深厚的精神底蕴，列维坦的白桦、希什金的松树，哪来那么感人的恒久魅力？在解读当代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时，它是否仍然是一种依托？深信读者会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透过作品的表征层面，感受到艺术家在隐喻层面中诉说的丰富情感。

当21世纪的曙光已在苍茫中显现，人类的月球探索者开始了对广寒宫冰洁的寻找，我们正在斗室中摩挲编织着来自远方的画页，倾听白桦树叶的细语。作为编辑人，面对世界的飞速变化，文化多元又多元的发展，常常困惑彷徨。正是这些俄罗斯画家作品表达的执著，展示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恒常性，抚平了我们心中的躁动和不安。在喧嚣的尘世中，获得这样一片如水的宁静，是难得的幸福。感谢俄罗斯的艺术家！他们是多么好的人啊！他们是大师级的人物，却没有一点张扬，平和坦诚，豪爽幽默，不时向我们表达他们对中国艺术的景仰。这种宽容谦逊，使你觉得神交已久。以至我们在给丛书定名时，选用了《当代俄罗斯画家作坊》一点也不张扬的书名。在俄语中，大师和工匠为同一单词，工作室和作坊也为同一单词。宽泛的词义，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认识空间，可以使“去蔽”，使人澄清。

画册中收集的作品，从海明威的“冰山”创作理论说，确实只是艺术家辛勤劳动的冰山一角。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尽量收集重要的代表作，并展示与之相关的草图和局部。由于种种原因，会有不尽人意之处。这种遗憾，只得留在案头，作为一种职业的警策。

付梓之际，国家文化部外联局蒲通先生为我们出行频频联络的电话犹在耳畔；湖南省美协主席黄铁山先生，指导我们在俄罗斯艺术家山一般聚集的作品中攀爬搬选的身影仍历历在目；湖南师大外语学院高荣国先生、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陈训明先生在翻译时免不了搔搔头顶的神态似在昨天。当然，我们还永远不会忘记俄罗斯艺术研究院无私的帮助和香郁的咖啡。没有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会无所作为。

感谢桦林！感谢朋友！感谢艺术！



B. Ivanov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简介

1924年8月2日生于莫斯科。1939—1944年在苏里科夫美术学院附属美术中学学习。1944—1950年在苏里科夫美术学院学习。1950年首次参加全苏画展。1957年开始创作《献给俄罗斯妇女》的组画。1959年访问埃及、叙利亚和意大利。1960年访问罗马尼亚。1961年访问古巴和墨西哥。1965年访问意大利。1968年获得“俄罗斯联邦功勋美术家”称号，并因其作品《草场窝棚》、《1945年家庭》及《俄罗斯妇女·中午小憩》获“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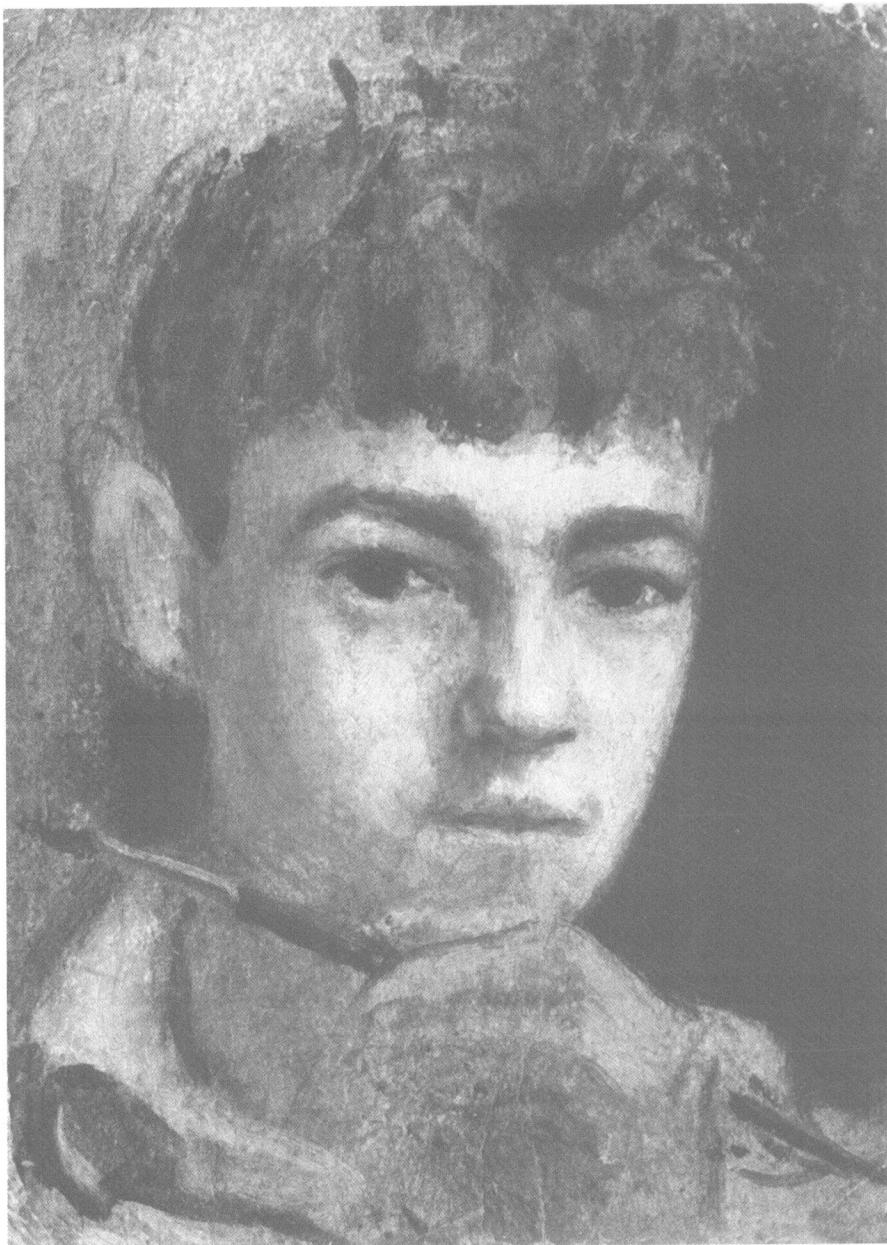
俄罗斯民族性的表现者

在俄罗斯艺术发展的进程中，有些现象显示出艺术传统的强烈生命，有些则成为与以往大不一样的新阶段的开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这些现象之间不仅表现出差异，而且有许多共同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它们都产生于同一民族文化大树。比如，精神上的敏感，富于诗意的激情，以及不仅植根于内容和典型形象，而且植根于构图、色彩、调子和空间的深刻的民族性，都应当视作俄罗斯绘画的稳定特点。

单从线条和笔触即可感受到，俄罗斯画家亲近人民的基础和精神体验的深度。无论是在古代圣像画和壁画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油画，还是在19世纪社会现实主义大师以及20世纪诸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中，这种共同倾向都十分清晰。莫斯科画家维克多·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在其创作探索中所遵循的正是

这一条主线。这位大师说：“我始终在考虑的是，俄罗斯艺术传统是否接受我的创作。我所珍视的并不是俄罗斯艺术传统中个别的代表人物，而主要是它发展的总体趋向。它对描绘对象的强烈同情和怜恤深深地吸引着我，完美的道德感、民主精神和对于生活的参与即源于这种同情与怜恤。”（伊万诺夫《人民的真理观念》）

伊万诺夫是一个热情洋溢的画家。他的绘画一开始就显得很成熟，这是罕见的。他在9岁时就画得很认真，一点儿也没有这个年龄段所特有的思想幼稚与技法笨拙。他既有强烈的、善于分析的智慧，又有独立的性格，并且对于他人的褒贬能够冷静对待。凡此种种，使他能坚持自己的艺术路线，不浪费宝贵的精力，也不偏离主要目标。他倾听良心的呼唤，不是对一切事件都作出反应，他对现象所作出的评价完全是出于内心。只有一种



九岁自画像 / 纸板油画 / 12.5 × 17.5cm

支配形式是他无条件承认并终身孜孜以求，贯穿他的过去与现在的，这便是对祖国、对民族的无限深情。同时，他渴望尽可能准确地表现人民的道德追求。

在梁赞城郊古朴的普利奥克乡村，伊万诺夫获得了许多创作灵感。在这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环境中，那些常见的事物、熟悉的形态使他觉得像是第一次看到一样。它们以其新奇的形式和千姿百态的结构令他兴奋不已，目不暇接。他在为村民们勾画速写和素描像时，似乎摒弃了既定的程式，重新发现了人体头部和躯干的形态，探索那些赋予图画活力的因素。在集中

全部注意力为模特儿画像时，他发现，只要不是将局部描画的点滴不差，也不介意那些偶然的光点，而是捕捉头颅的总体结构，揭示面部的基本特征，注意形态的比例和谐，所画出的人像才更像原型，更令人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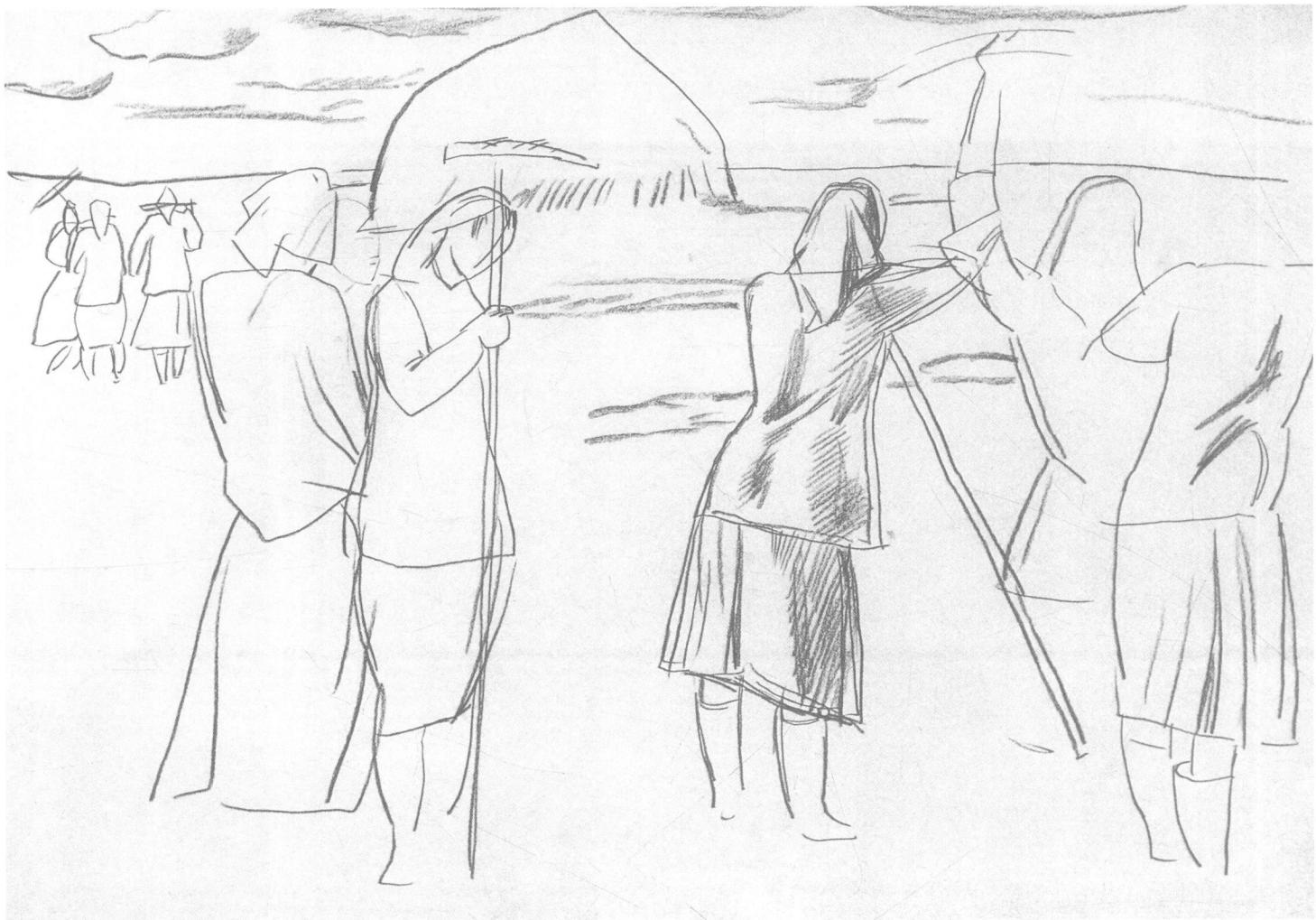
画家自幼就尊重普通人，同时热爱故乡的土地，故乡大自然朴素而内在的美。从刚刚在艺术中起步的时候开始，人就成了他最重要而又最喜欢的描绘对象。他在认识周围世界，认识熟人们的面目时，也在认识自己。他揭示和强调自己所画人物的俄罗斯属性，珍视每一个姿态，哪怕是模特儿的某种特殊脾性，头部和面部的形



态，独特的身体结构，动作的配合，乃至头巾的扎法，或者若干个世纪形成的动作和姿势。努力深入了解模特儿的独特性，揭示现象的真正本质等，促使画家特别重视所描绘对象的形式，发现那些显示精神生活因素以及同人民的文化历史相关联的物质成分。

早在少年宫学习时期，他就凭知觉理解到，发现本质、表达思想内涵乃是绘画实践的主要使命。然而，对伊万诺夫创作性格形成具有深远影响的，是他在莫斯科美术学校的学习。这所学校是由俄罗斯一批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发起并在二战爆发前不久成立的。战争伊

始，学校便转移到巴什基尔的小镇复活镇。刚一安顿下来，就极其认真而又紧张地开始速写、素描、构图等教学工作。这所美术学校重点在于培养学生有意识的写生和认识人与自然等艺术中的基本价值。战争时期的道德气氛本身对学生意识的培养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广播报道的战地消息激动人心，共同的灾难和希望感似乎把人们团结得更加紧密。尽管生活艰苦，条件困难，学生们依然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努力学习，掌握专业技术。严酷而又紧张的时代促进了学生首创精神的发展，正确认识体现生命力的形式，以便令人信服地



收获场上 / 速写 /36 × 54cm

表达现实所蕴含的真理。

不久之前，我们有机会见到当时参加在莫斯科美术学校大厅展览的一些作品。面对这些朴实无华的风景画稿，观看受伤战士、当地居民、流离失所的儿童的面孔时，似乎呼吸到了那不平常年代的空气。这悲壮、崇高的年代显示出了俄罗斯民族的优秀品质。

伊万诺夫的作品在这展览中占有明显地位，闪烁出天才的火花。当他成为大师之后，这种天才更突出地表现在他充满诗意图的理想和艺术结构之中。然而当时，作为美术学校的学生，他未必能认真思考和琢磨

这些早期作品的风格。在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聪颖而又热烈的感情超过逻辑的考虑，这种感情所寻找的首先是具体对象的可见而又令人信服的特征。

将总体的开阔观照同肖像处理及对对象独特个性的揭示结合起来的绘画方法，使他的作品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画家回忆说：“我们的老师有意无意地实践表现现实的卓越方法，我觉得取得了巨大的教学成效。通过手拿铅笔和油画笔专注地研究实际对象，对于祖国和人民之爱在我们的意识中生了根，而我们对于人的心理及其无可替代的价值的理解也得到了发展。”



地头 / 速写 / 36 × 54cm

(引自同画家的谈话)

后来，伊万诺夫在莫斯科美术学院继续深造，那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校园里弥漫着议论苏联艺术未来发展的气氛，充满着对能够跻身列宾、苏里科夫等俄罗斯艺术天才行列的期待；另一方面，任何偏离这些天才所代表的传统而对其他风格流派感兴趣的倾向，都会遭到蔑视和贬斥，被认为是向异己的形式主义让步。

性情刚强、追求独立自主的伊万诺夫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早在少年时代的构图实验和绘画习作中，

他就表现出对纪念碑式的概括和对色彩的音乐装饰性的爱好。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进了昔日的“红方块王子”派画家奥斯梅尔金的画室。这位画家是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认为不以写生为基础就画不出好画来。奥斯梅尔金曾以下述方式提出一个模式，以便让学生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上，并且消除已有的缺点。他要求一个学生掌握形式，巩固素描；要求另一个，比如伊万诺夫学会观察深入内部并以装饰性的色彩较为平面地表现对象。按照老师的建议，伊万诺夫培养自己在画面中驾驭种种对立和对比因素的



梁赞草地（草图之一）/素描 /36 × 54cm

能力，将它们调理和谐，最终使绘画结构与在自然中观察到的关系相一致。离开奥斯梅尔金的画室之后，伊万诺夫在雅可符列夫及其助手格里才的指导下学习，后者负责素描教学。转入雅可符列夫画室也有好的一方面，这使他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技艺，出色地完成了学业。

就在快毕业之前，根据校长本人的决定，他毕业创作的题目被改变，交给他的是一项新的重大任务：描绘斯大林在苏军干部培养事业中的作用。他认真而又高水平地完成了《列宁的信》这幅画。他所描绘的是

斯大林在思考列宁来信时的情景。这幅作品使人产生意犹未尽的感觉，带有真诚的青春活力以及时代的色彩和特征。

伊万诺夫所支配的技艺库使他能够信心十足地完成任何命题性作品，然而，他心中逐渐产生了绝望感和创作危机感，开始对顺从地美化既定思想的角色表示强烈不满。这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有关。他早年所上的学校培养学生具有洞察事物核心、把握现象本质的能力。这种能力自然促进了坚强的个性的形成。他们能够接受生活本来的纯洁性，接受生活本初的意义。画家如



林中 / 素描 / 36 × 54cm

此评价他所接受的艺术教育的意义，“学生时代，同老师和同学交往，参观博物馆和展览会——这一时期一切都充满创作的欢乐，对于传统也没有认真考虑。只是后来才发现，那些传统现在依然存在，并且先行者已经为你作了选择。你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明白，你所增加的东西远比你获取的少得多。”（伊万诺夫《人民的真理观念》）从他早年的草图来看，他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当代气质的画家，既善于学习前辈大师的经验，又注意吸取当代的成就。

50年代初期出现的新的社会形势解放了画家的意

识，坚定了他全心全意献身于自己的真挚信念。伊万诺夫毫不犹豫地告别了莫斯科的舒适生活和良好关系，到梁赞城郊母亲的故乡去了。回归故里，置身于美妙的大自然之中，逐渐恢复了他内心的平衡和敏锐地捕捉各种事物与现象不可重复的独特个性的能力。当地居民的精神和形体结构以及语言、风俗习惯和传统特征，梁赞城周围地貌的节奏、多姿多彩的自然色调等，凡此种种，融合成新鲜的美感，加深了他的思考，形成了他对线条色彩以及总体结构的全新的崇高态度。

起初，他在作写生画时，极力不去提出为什么的



问题，而仅仅是下意识地回应接触周围现实所产生的创作冲动。审视了所积累的材料之后，他似乎更加理解自我，理解自己的志趣和追求。他越是充分地了解自己的人物，越是理解他们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他的画幅处理的集合性和整体性就越强，艺术结构内在因素的秩序就越显得不可更改。他所制定的组合原则、形式坐标原则与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间接地表明了人际关系的品质，反映了自然形成的人类共同性的精神。伊万诺夫说：“生活，尤其是乡村生活，若没有共同感、集体感与团体感，那简直不可思议。缺少这种感受就是即

将毁灭的征兆。”（伊万诺夫《展览作品图录》）照他的看法，只有置身大众之中，做大家所需要的有益事情，一个人的才能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他作品中的人物很少互不相干，他们都具有共同的心态、道德责任感和和谐精神。画家十分珍视俄罗斯村社生活的传统，这一传统蕴含着巨大的聚合力以及把人变成勇敢的、大有作为的民族的道德因素与条件。

在道德上慷慨而又健康的俄罗斯——这是画家创作的中心和关键思想，这一思想存在于他早期创作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作品的情感背景之中。他在青年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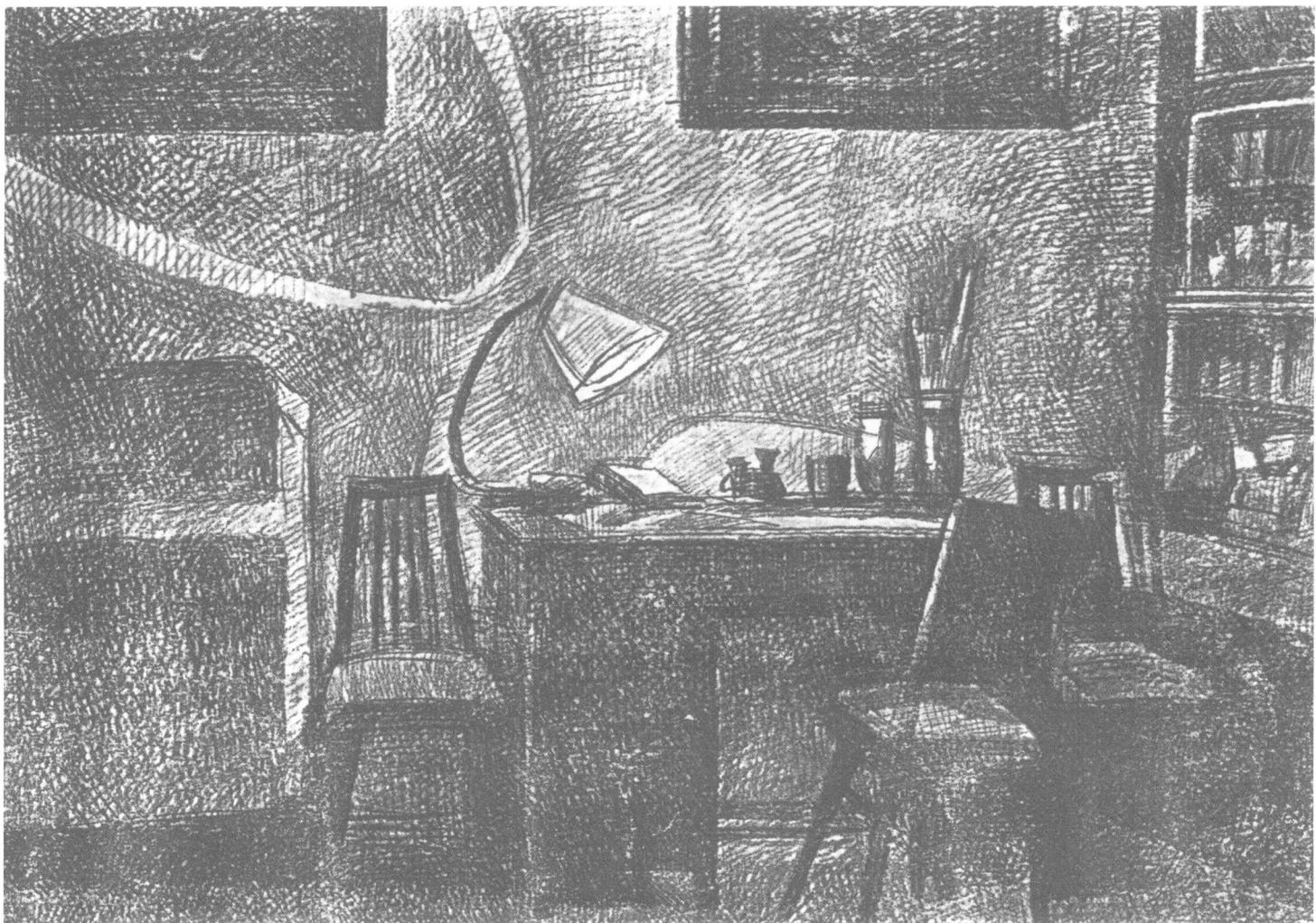
人之初（草图之一）/ 素描 / 47 × 31cm

曾幻想创作自己的《基督在民众面前显现》或者其他类似的作品。在本世纪复杂而又矛盾的现实条件下，这一幻想无法实现，似乎破裂成了若干独立的成分。若是把这些各有其特殊意义的成分有意识地集合成一个整体，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情景：画家所作的这一切可以提高到民族精神编年史的水平。

生活的这一总体图景的创作没有借助于福音书，但是许多根本性的生活问题仍在其中得到了体现。在其总结性的《人的诞生》、《以撒达葬礼》及《洗礼》等作品中，作者取作内容基础的，乃是生与死这人类生

活的两极。其中，《洗礼》的构图无疑同教堂建筑分割的比例和节奏有关。画家所形成的造型方法在许多方面颇类似于雕塑家与建筑家，来源于对象体积与确切反映其度量及特征的可信关系。

在这方面，画家对俄罗斯古代教堂建筑的态度颇能说明问题。这类建筑成了他探索绘画形式的定向标。教堂的布局常常向他提示绘画作品结构的内在逻辑。比如在创作《人的诞生》之前，他先在佩列亚斯拉夫—扎列斯基画了一系列风景画，其中每一幅的内容和空间重点都是一座教堂，教堂周围都有若干轮廓清晰的



安静（草图之一）/ 素描 / 36 × 54cm

房屋，由此而产生的形式组合直接作用于使人们联想起历史和精神生活的感情。古俄罗斯建筑不因世纪的变迁而削弱的表现力使他明白，真正的文化艺术是独立于人民的审美感受与世界观的。

努力认识民族的伟大历史，善于从当代人的层面上捕捉其碎片，使画家得以找到自己关于内容与形式的标准：人的精神性因素高于艺术形式的装饰价值。对于伊万诺夫来说，艺术是人的精神发展和升华的必要条件，深刻认识现实的工具。画家个人的观察与思考并不排斥他欣赏和陶醉于农民生活的田园诗场景。

他所描绘的自然仅仅才是真正令他激动的东西。而这种激情既可能是欢乐之情与由衷的欣喜，也可能是骄傲与悲伤。

伊万诺夫的原则选择是在这一时刻作出的。此时，他强烈地感受到伟大的公民艺术的必要性，这种艺术必须表现人民的希望和自由的社会思想。时代本身和60年代的道德气氛形成了特殊的画家兼社会活动家类型。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事情，没有不值得关心的。伊万诺夫在其不多的几幅自画像中，就表现出自己是这种渴望公开议论社会痼疾的人。面



1945年家庭（草图之一）/素描 /36 × 54cm

对伊万诺夫的人物，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在表面的感情抑制背后隐藏着在其他情况下能够爆发出强烈激情的个性。如果说他的《草场窝棚》、《年轻的母亲》等早期作品是对于美好变革欢乐期待的表现，那么他晚期的东西则充满诗意的思考，并且往往是对未来局势的惊恐预感。

与此同时，令人痛心的感受增加了他对于自己人物命运的责任感，使他更加紧张地寻找能够揭示人的内在优点以及似乎能够挽救正在消逝的现实中被人忽略的具有美好特点的形象。画家不去追求虚浮的效果

与外表的美貌，而是运用肌体形态的表现力与和谐，使之符合美的真正含义：美是生活不加粉饰的高度的真实。在这方面，他的许多人像速写、为油画创作准备的大部分画稿都很能说明问题。后者虽然只是局部草图，但往往具有独立意义。其中有些画得如同“圣像”，既保持着个性特征与具体模特儿的特点，同时又带有理想典型类型化的、永恒的特征。

画家特别珍视写生画创作突然变成同往昔岁月意外相逢的情况。他的老人肖像中常常反映出国家的命运和许许多多被时代压迫的人们的遭遇，他们经受种



种考验依然对于人性和美好的生活充满信心。冷峻而单纯的周围环境，雄辩地表明现实生活的艰难以及他们所遭受的痛苦的面部特征，更突出了他们高尚的精神力量和旷达的胸襟。有时画家故意使某些特征尖锐化，使之同庄重、流畅等形形色色的虚假理想主义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画家公开地按照自己的见解坚定地解决那些没有诱人的表象，但却能满足我们的想象和感官思维的美学价值问题。

对于过分喜欢感性美和形体和谐的观众，这种作品可能会引起不满乃至反对。不过，显然还存在另一

种超感性的美。在艺术家所揭示的真的影响下，我们的内心所产生的感受和思考中所包含的正是这种美。

画家对描绘正面的、永不过时的甚至在个性自由发展条件下所可能的东西的追求，毕竟超过其他任何考虑。这种追求显示出总体性与具体性、尘世性与升华性的分寸。他所看到的世界和人是其实际面目，既不美化也不丑化，美与善的因素同邪恶、仇恨与盲目的必然性的强大势力并存。画家所创造的一系列美好形象表达了他对值得重视的人的命运的关注和社会理解。他觉得，这种理解产生于人民的集体经验。